

叢書集成續編

第 120 冊
集部
上海書店



第一二〇冊目錄

集部

別集類

禮部存稿八卷	明·陳子壯撰	(廣東)	一
趙忠愍公景忠集一卷	漢·傅爲訢輯	(雲南)	一〇九
堆山先生前集鈔一卷	明·薛家撰	(常州)	一二九
續騷堂集一卷	明·萬泰撰	(四明)	一四七
顧與治詩集八卷	明·顧夢游撰	(金陵)	一九七
疑雨集四卷	明·王彥泓撰	(郎園)	二七五
石桃丙舍草一卷	明·蔣若椰撰	(快書)	三四一
蓮鬚閣文鈔十八卷	明·黎遂球撰	(廣東)	三四九
夷困文編六卷	明·王嗣奭撰	(四明)	四六三
王節愍公遺集二卷附錄一卷	明·王道焜撰	(武林往)	五三七

五五五

五六九

六二三

六六三

六七五

八八七

九四一

禮部存稿序

禮部存稿八卷，此陳文忠公子壯崇禎八年九年爲禮部右侍郎時之存稿也。陳文忠貞忠殉國，其節烈常垂宇宙。乾隆南海縣志陳子壯傳，謂其平生著撰多散佚，所傳有經濟言、南宮集、禮部堂稿、練要堂諸稿。道光南海縣志本之，故藝文列有禮部堂稿，惟阮元道光廣東通志陳子壯傳雖列有禮部堂稿，而藝文則但列練要堂前集六卷、後集五卷。小注云：有練要堂集，並南宮雲淙等集。其禮部堂稿之名已削而不錄。同治廣州府志沿之。藝文但有練要堂集，而無禮部堂稿。余參考省府縣各志，竊疑修志者均未見禮部存稿一書。自乾隆南海縣志稱爲禮部堂稿，原書是存稿而非堂稿。堂字已誤。道光縣志沿之。藝

禮部存稿序

文僅列其名而不言卷數。阮通志事事核實，故於陳子壯傳仍列其書名，而藝文則並其名亦削而不錄。蓋此書之散佚久矣。伍紫垣闢粵雅堂，徵訪廣東文獻著述，其刻粵十三家集時，陳文忠公集乃據練要堂集秋痕二種殘本彙編，而禮部存稿全屬奏疏，乃無一篇採入。蓋刊十三家集時根本未見此書，信乎南海魏志所云子壯平生著撰多散佚矣。考此書本省外省藏書家目錄亦未見著錄。近始由慈溪耕餘樓散出，余收入南州書樓庋藏。雖八卷中多屬例行疏草，無偉大文章，然如調護東宮、輔弼宗藩、子壯平日立朝大節，猶可略見。而崇禎八年戶部尙書侯恂奉旨集大小九卿議生財節財之道，子壯所提議皆切要可行，正可徵其抱負也。今卽此書影印，一可補省志之缺。

禮部存稿序

一可訂縣志之誤。惜乎南宮雲淙諸集已不可見，練要堂集亦殘缺不完，其完全者僅餘此而已，是可慨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番禺徐信符序

陳文忠公遺和



禮部存稿

像



陳文忠公行狀

公諱子壯字集生號秋濤南海沙貝鄉人尙書公諱紹儒之曾孫太常公諱熙昌之長子母太夫人朱氏有身時夢神人以丹桂花枝拂其腹曰俾爾生兒流芳百世及誕異香滿室少穎異四歲受書一覽成誦七歲能文尤敏於詩時有神童之目中秋節太常公讌集賓朋是夜微雲掩月有客口占云天公今夜意如何不放銀蟾照碧波公應聲曰待我明年遊上苑探花因便問嫦娥後果應詩讖年十歲遍通經史子集萬曆丙午科太常公發省解元公蹶然起曰我不爲國士無雙是不肖也奮志下帷者五年萬曆辛亥公年十六歲試冠邑弟子員萬曆乙卯公年二十歲中式鄉試第八名舉人次年丙辰隨父太常公赴都會試是科太常公登進士授平湖令公下第歸省始婚夫人方氏萬曆己未公年二十四歲成進士廷對及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同充修史館天啓元年辛酉奉使祀南海神

禮部存稿 行狀

回京供職魏閣忠賢見公才鋒卓絕欲羅致之公峻拒天啓四年甲子出典浙江鄉試發策問歷代宦官之禍公自作策進呈畢還京陛見歷陳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語極痛切閣黨不平魏閣曰方今爵賞之權操之自我彼少年新進不識仕途竅要耳若以遷除餞之終當出我門下閣黨塙落成欲屈元勳二字於堂以示威尊以公善書遣客乞公題曰書此當得好官公堅却之客又極道閣勢能生死人公怒罵客語刺閣於是閣恨公甚思中傷之太常公時爲吏科給事中疏擊閣閣潛於上因并諷其黨撫浙江鄉試錄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語以爲誹謗於是父子同日奪官歸里公雖家居心懷廊廟之憂託於吟詠以抒忠憤嘗秋日自遣歷述斥拒逆阹之奸及逆阹獄剝羣紳之慘娓娓五百餘言成長篇詩曰生長海濱所遇無全慧徒知讀父書頗與聞祖制洪武庚戌詔創科草昧際時務需直陳簡略在文藝宋解拔時流造士歸純粹累葉儒風開恩數超無

二肅皇典禮與考官不稱意別發自英裁臣軀甘杖斃自憐輪困非不中萬乘器羽冠遇神祖得事今皇帝父也入省垣分直聯班侍諫劄傳人口金貂側目視賤子乃循資謬登大藩使副考曠虛懷房司違約誓一展生平愚以茲當獻替未曉三人聲先徵五雲瑞馳闕進天子微文諒不諱稽首論大權容聽幸蚤計泯泯聖明憂將踵漢唐季幾回矢劍心廷檻高睥睨前賢四諫稱聞之有餘愧翰苑忝虛名耳食思羅致內外互資緣同朝工部試那堪綽題新乞我元勳字餞我以遷除嚇我以械繫聞此憤填膺拒客動高詈我生命在天區區敢爲崇肯以筆札勞而供糞除隸中旨固隱微實與此時值賢書等罪書所坐應謫誹父已駐天南概奪傷連累一門霹靂加妻子旅魂悸去國極踰踰中途糧不繼痛臥長江干伯爲拂行袂入門榮華髮驚喜若夢寐母氏慰勞深父也從容示疇昔省垣中久已灼此事疊若或非恩偕隱多君賜我躬不閱後動色皆顧忌喪筋疾雷周

禮部存稿 行狀

高天何日薨瓜葛盡株蔓四方走緹騎詔獄剝羣紳有若遊屠肆出守滿邊津體貌凌大吏翼虎各負嵎可憐鷹鼠輩九列厚奴顏三臺率龜媚尸祝流藩鎮茅土爵延世不避勸進名且援專征例汙淖太學傍推崇配輪祭築怨歸大工沉寃激天地輦轂千家裂數里轟震異煨燼朝天宮虐饑乃益熾司馬發危言棄之若敝屣片語下綸扉敷張代聖製盡倒文翰權苦欲箝一切屬意科場規壘壘中重厲劄黨舉臣名招搖學術僞倡利一至今文網密窮治草莽實不才毋乃拾其細縹緲章句餘反復深知戾淪淪秋風飄耗盡江湖淚耳垣正有人援毫一中記有硯硯須瘞有口合先閉詩出人多傳誦時鈞黨獄成矯詔紛出吾粵之以大中丞按臨者爲魏閣私人日尋公隙得公詩即密報閣愛公者莫不爲公危公殊坦然閣得公詩在丁卯年七月抵其詩於地曰此人欲爲周順昌耶因顧謂其黨曰前三月逮周順昌於蘇州吳民倡亂今若遣緹騎捕之彼處嶺海萬一生

變將若之何。其黨曰：矯詔以起用召至京師，然後逮之，可無慮也。方欲行其謀，會八月莊烈帝即位，十一月逆閹伏誅，說者謂公詩痛哭之言，可作天啓數年間實錄。恨不留諸史館云。崇禎元年戊辰，詔起諸言事者，公以左春坊左諭德召用。公父亦遷吏科都給事中，值病卒，詔贈太常寺少卿，制書曰：憶貂璫煽焰之日，正螭首濡墨之辰，射隼高墉，固無暇計於利鈍，抒忠丹陛，亦罔慮及於身家。植千載之綱常，極一時之輦轡，誰從媒孽，大肆苛求，以爾子賢書爲罪書，致爾官柳篋爲誘篋，俱從削奪，罔念貞良，朕掃除虐政，振拔孤忠，登爾子於論思，啓沃之班，嘉爾品於紀綱，法度之上，又曰：汲孺排闥，千秋共錄其忠，史魚尸諫，百世猶高其直。爾恂恂有道，溫溫恭人，乃履危地而無改容，迨臨大節而不可奪，得則欲行於天下，隱則施教於有家，有子作我師臣，何殊爾夙宵左右，身雖不逮，道已留餘。時公父子忠義，暴於朝廷，制書褒美，人皆榮之。公居憂哀毀，服既闋，不入官，崇禎四年辛未，公以資深起詹事府少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五年壬申，纂修玉牒告成。六年癸酉，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充經筵日講，多所啓沃，每進講，上動容傾聽。尋署本部事，敏練掌政，奏對動合機宜。蒞事三月，董率司屬，剔剔積弊，數年來不決之議，未覆之案，疏通成就，部中爲之一新。七年甲戌，上御經筵，詔諸儒臣廷對便殿，給筆札，令擬票疏，稱旨者九人。公居最上，屬意且大。用八年乙亥，流寇蹂中都，燬皇陵，上素服避殿，召對廷臣，常軸惴惴恐獲罪，欲狹小其事以奏之。公謂人家邱隴有傷其一，一樹，未有不切齒痛心者，况陵寢遭此非常，言孰有大於是。於是極言寇變，首請下罪己之詔，以感發忠義，周咨九列，激昂呼籲於綸扉之中，又復條上時務十二事，上嘉納之。詔行其十事焉。公感知遇，言無不盡，或謂公曰：公於言行，直則直矣，盍思自免於禍乎。公曰：何謂也。或曰：中使，上之近侍也，邇來甚見寵，而公疏有請復祖制之舊，盡撤內遣，無俾干預政事，

禮部存稿 行狀

三

則不利於諸閹矣。大同總兵王樸，交結近幸，冒報功績，越俎藩封，而公條議駁之，則不利於諸鎮矣。宗藩，上之至親也，其請護衛請牧地，亦小故耳，而公每事裁抑，使不得逞，則不利於諸藩矣。閣臣總理朝綱，各部事務均聽稽覈，人孰不競爲趨承，而公以冷淡應之，此後部中之事，固不望其覆庇，必將加以吹求。且人臣安得事事可對君言，而公每奏對，發其奸欺，則不利於綸扉諸公矣。當今之世，直道難行，萬一天威震動，則諸人之從而媒孽以罪公者，豈其微哉。公笑曰：然則吾將浮沉俯仰，竊位苟容乎。吾惟知致身，不知禍福也。後每奏事，言益危悚，會唐王周王常以禮節小故劾各大員，皆下獄論治。公慮外藩勢重，有司不能舉職，抗疏諫之，又適有詔宗室中具文武才者，許改秩受職，公以宗材受職，債事可虞，復抗疏固爭。陳五不可，宗藩引前代故事交搆公，以爲非祖問親，革職刑部問擬。公次子上延轅，食痛泣跪請曰：大人公忠許國，勞苦若此，兒將爲大人中雪，萬

禮部存稿 行狀

四

一不得達，則擁母至朝房，挽閣老之裾，連日哀號，必脫父然後已。公叱曰：童子何知而輕言也。遂詣獄。公在獄中語人曰：初覺身之大於地也，久之身小而地大，道家縮形之法，禪家觀想之功，於此乎悟。則海外神山，極樂淨土，亦如是易。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正謂此矣。遂欲取文王以下人事稍著者，編爲獄史，以劇心不果。鄰壁有韓非子太史公書太白東坡諸詩文，隨手覆涉以自遣。餘則彈琴一曲，濁醪一杯，與總河劉榮嗣命一詩，總兵俞咨皋布一奕，榮嗣工字畫，喜音律，北人操南音，悠揚多致，有琴歸轍下，餘能幾。鶴到籠開，傷已多旬，公亦爲之感愴。時公門人陳之遴爲省父祖，包備兵寧遠，值公有事，遂淹京師，爲經理家事，竭力奔走，常同上延入圍省公，相對欷歔。公曰：古人名位勳庸，赫奕當時，言高行博，聲施後世，遭此者固不鮮也。况人臣事君致身，生死聽之，又何悲乎。遴收淚出，一日博平侯郭振明屬其私附耳上延曰：皇上宮中問及若事，聖

母娘娘正色而言。帝欲平治天下。奈何殺忠臣。至於垂涕。帝亦動容久之。好語尊公。日下且大喜。上延私以報公。公抑之曰。宮中遽密。外人何由得知。汝無妄言。吾置死生度外久矣。時將屆萬壽節。又值履端節。國中故事。是早齊依官班向天北拜。或謂囚服不宜拜節。或謂朝中亦有青衣小帽。拜於墀下者。公謂君親壽考。無日忘之。眇爾罪人。容知改歲乎。於是拜聖節不拜年節。人以爲知禮。丙子正月初九日。御史徐之垣抗疏。抹曰。人臣之事君也。以盡言爲忠。人君之馭臣也。以容言爲大。皇上破格蒐擇。既薦舉及殿矣。宗室之英。擬行簡擢。蓋網羅一代之材。廣爲國用。固亦欲其展慮抒猷。非欲取寒蟬仗馬而徒充箠羽也。乃禮部侍郎陳子壯。獨以宗秩換授一疏。仰荷嚴譴。臣甚惜之。乃者皇上諄諄頒諭。惟在諸臣各修職業。子壯寵叨寅清。密參啓沃。宗藩大政。自其專責。則凡杜漸防微。私憂過計。皆職內所得言者。使言而當。則皇上自賜轉圜。使言而未當。亦必存懲

禮部存稿 行狀

五

愆之款談。而恢高深之雅量。當此三陽履泰。載啓宸幃。而頒寬大之詔。恤講讀之勞。政惟其時。臣言官也。夫亦恃其所當言者。冀無失言責。皇上俯賜惠聽。使天下曉然知聖主本樂受言。不致以言爲諱。自是六科顏繼祖等。十三道林棟隆等。吏部尚書謝陞。太常卿李日宣。戶部給事中汪惟效。工部給事中郭九鼎。御史葉初春。詹爾選。金光宸。刑部主事錢啓忠等。先後公疏中。揀時皇上既感太后之言。及覽諸廷臣之疏。知公之忠。意稍解。下閣臣會議。先是大學士溫體仁事多壅蔽。宸聰公在講筵。每發其奸。因此憾公。是日詔下會議。遂極言公欺罔罪。未便釋。票擬下刑部問議。奏奪三月初七日。刑部尚書馮英。左右侍郎朱大啓。蔡奕琛。奉旨鞫問。公叩首龍牌。供詞云。世受國恩。蒙我皇上再生賜環。以至今官。誓將竭忠圖報。安謂國家大事。職掌所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憊直。獲罪繫獄。雷霆雨露。莫非主恩。總之投誠歸命於皇上。以聽執事之具覆而已。問官默然。唐

王聿鍵溫體仁皆授意馮英等文致公罪。英等陽應之。而懼于物議。適工部侍郎劉宗周以枚卜召入班行。倡言公疏實忠君愛國。并非欺罔。與溫體仁往復爭論。義形於色。又朱統鉤以宗籍選授。排羣咻而申公讞。乃得旨准配贖。公於八年乙亥十一月入獄。九年丙子四月出獄。凡五閱月。時得罪諸臣無報名謝恩之例。公自惟侍講筵久。蒙上眷顧深恩。一旦建議不合。草草去國。心難忍然。具疏於通政司。寓忠愛依戀之意。家人環跪沮諫。諸司屬聞之。亦來相勸曰。天威不可再試也。公弗聽。卒上疏行謝恩禮。取道南還。公既歸。關雲淙別墅於城北白雲山中。寄情詩酒。復修南園舊社。一時諸名流區啓圖名懷瑞。曾息庵名道唯。高見庵名賈明。黃石傭名聖年。黎洞石名邦城。謝雪航名長文。蘇裕宗名興裔。梁紀石名佑遠。區叔永名懷年。黎美周名遂球。及公季弟名子升。共十二人。稱南園後勁。各有詩集行世。遂球番禺人。執贄門下。師事唯謹。公亦雅愛重之。師弟二人往

禮部存稿 行狀

六

往於月夕花朝。談及時事。輒欷歔流涕。人莫知之也。公又常榜少陵句於雲淙門首云。天下何曾有山水。老夫不出長蓬蒿。識者知其有憂世之心焉。一日公弟子升偕友陳邦彥謁公。邦彥字會份。順德人。時尙爲諸生。公一見與語。驚曰。此奇男子也。遂與訂爲昆弟。因下榻館之。使誨上延上圖課讀之餘。嘗與之縱談天下事。邦彥指陳形勢。條舉策畫。悉中當時利害。確然可見之施行。公益重之。語人曰。吾粵之士。胸懷經濟大略。而不以經生自局者。會份一人而已。崇禎十五年壬午。起復原職。同充會典總裁。公以親老。辭不赴召。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闖賊陷京師。公聞煤山凶報。率諸縉紳成服於光孝寺。設位哀臨。泣血幾死。聞福王以神宗之子。受監國寶於金陵。卽位南京。八月初三日。公拜本助餉以佐軍需。十月起公禮部尚書。次年乙酉正月。公赴金陵。尋以本部兼詹事府正詹。時首輔馬士英專典機密。與阮大鍼朋比。爲奸導上聲歌。不恤國政。嘗從容語公曰。主上

教演優童。君與錢謙益素號多才。曷各撰新詞。使宮廷按拍而歌。傳之樂府。亦藝林韻事也。公愀然曰。如公言。將使我作玉樹後庭花之續乎。神州陸沉。國家多難。爲人臣者。當責難於君。宵衣旰食。以圖興復。而乃君臣樂禍。遊宴歌舞。此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馬士英大慚。由是與公有隙。公每有謀策。輒沮不行。五月初九日。聞大兵破揚州。越日將薄金陵。公趨朝請旨。設法守禦。爲馬士英所阻。不得入覲。往會掌京城戎政忻城伯趙之龍。條陳守禦機宜。趙之龍曰。聞史可法鎮揚州。竭力守禦。大小十餘戰。自謂能軍。卒致破敗。今南京人情洶洶。兵微將寡。各鎮之兵。不聽徵召。戰固無功。守亦豈萬全之策。公曰。今日之所賴。以盡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者。非戰則守耳。至云守非萬全。然則尊意若何。趙之龍曰。予固未有勝算。然用兵而不計強弱。不問衆寡。是所謂驅羸羊而與猛虎鬪也。事必不濟矣。公知其有降意也。辭出。因念錢謙益平素交厚。往告之曰。

禮部存稿 行狀

七

金陵越日受兵。馬士英嫉賢妬能。蠱惑宸聰。趙之龍色厲內荏。心懷叵測。事勢如此。計將安出。錢謙益聞公言。唯唯而已。公曰。今亡在旦夕。竭力掄死之不暇。乃人各一心。大事去矣。長嘆而出。是夜三鼓。馬士英竟挾王與太后闔宮潛逃。次日公始驚覺。方欲追隨車駕。而大兵已逼金陵。師次於京城外之北郊。二十一日趙之龍與錢謙益等出降。居民多出城逃避。公遂微服潛出聚寶門。沿路問關求王。聞王與馬士英走浙江。六月初一日。公過嘉興。時吾鄉鍾鼎臣爲嘉興府。邀公相見。公爲言求王不獲狀。且質所聞。鍾曰。道傳王走浙江者。誤也。吾前日得偵者言。馬士英乘敵兵渡江。危急之際。舍乘輿於太平。而以黔兵千人與阮大鍼奉太后入廣德州。走浙江。王客太平。無所歸。會靖國公黃得功屯於蕪湖。由太平走蕪湖。潛入得功軍中。得功驚泣。率麾下搏戰。爲飛矢中喉而死。王被執北去。公聞大哭。卽欲引決。鍾止之曰。昔文信國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曰。爲宗廟社稷。

計。今聞神宗孫永明王逃竄兩粵間。君曷不南還擁立。以圖恢復。而乃效自經溝渚者爲乎。公深然之。初五日過杭州。奉慈禧太后星馳還粵。集旅勤王懿旨於陳華字家。遂取道南還。閏六月十五日。南安伯鄭芝龍。福建巡撫張肯堂等。擁立唐王於福州。改福州爲福京。公二十二日抵家。覲朱太夫人於五羊城。太夫人曰。聞南京已破。吾以汝爲死矣。王今何在。汝何自來。公爲具述君臣失散之由。及追尋乘輿之苦。泫然流涕。且以違侍久。依依不忍去。太夫人勉之曰。行矣。國破家亡。盡忠卽盡孝。汝毋以我在藉口。若徒知事我以生。是反速我以死也。公涕泣受教。秋七月初三日。公見粵督丁魁楚。言桂王之子永明王爲神宗孫。謀與迎立。魁楚曰。公猶未知唐王於前月十五日卽位福京乎。事見邸報。特明詔未到耳。公曰。福京既立。斷無更立啓爭之理。魁楚謂公今將何如。公曰。肅宗以青宮而克復。光武以支子而中興。但願君則以臥薪嘗膽居心。臣則以反首芟舍自戚。戮

禮部存稿 行狀

八

力同心。興復雪恥。上以答列祖之靈。下以慰兆民之望。爲臣子者。與有榮施矣。何必以迎立之故。堅執成見哉。魁楚於是大服公。八月初九日。唐王起公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至十月初十日。唐王復遣使齎敕至粵。加幣聘焉。時有以前議宗室沮公者。故公未卽赴召。太夫人曰。新主英明。志圖興復。正以前議宗室諒爾孤忠。故召用。更加禮焉。往哉何疑。二十二日。公遵慈訓赴召。唐王亦召公之門人黎遂球以禮部員外郎隨公同往。十一月十四日。公至雄府。時唐王以逆宗靖江王僭亂。懼其侵奪廣州也。乃復遣使加公東閣大學士兵部尙書。令與粵丁魁楚。贛督萬元吉同爲聲援。十二月初八日。有山賊擁衆數千攻圍雄府。公厲衆登陴。而出奇兵勦殺之。乃捐資招募。得衆二千餘人。日夜訓練。將爲勤王計。至九月初旬。聞大兵入閩。總兵周之藩衛主戰死。唐王被執於汀州。公撫膺痛哭。語所屬曰。昔文信國有言。援立新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吾南還時。

本議擁立神宗孫桂王永明王以延國祚。緣唐王卽位福京。其事遂寢。今福京既亡。永明王近駐端州。殆天之所相。以兆光復。未可知也。乃遣人至端州。奉表勸進。十月丁魁楚兵敗還粵。見公。告以敵兵取贛城。總督萬元吉赴水死。兵部員外郎黎遂球與弟遂琪俱陣亡。公聞之。太息不已。因以勸進端州事語丁魁楚。魁楚曰。吾有是心久矣。卽偕公以兵赴端州。與廣西巡撫瞿式耜定議。十月十四日。永明王卽位於端州。時閣臣蘇觀生兵敗南安。退入廣州。適唐王弟聿錫與大學士何吾騶自閩入廣。南海關捷先番禹梁朝鍾首倡兄終弟及議。蘇觀生遂與何吾騶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等。會議擁立。商之公。公曰。天演之序不可紊。况端州已正大位。若必爲之。是啓爭端也。蘇觀生曰。兄終弟及。何謂紊序。卽起爭端。豈謂吾等甲兵不堅利乎。公曰。以兄終弟及爲宜。則端州之立。固所以繼南京也。且公等亦思今日債事之由乎。自煤山遷變以來。南京則不二

禮部存稿 行狀

九

年而亡。福京則僅一年而陷。其時南京之倡議迎立者。馬士英也。而士英則以奸邪誤國。福京之決計擁立者。鄭芝龍也。而芝龍則以觀望喪師。良由諸臣徒以推戴貪功。不以興復廬念。以至宗社日移。國祚日短也。今公等不鑒敗亡覆轍。猶欲各據爭立。勢必至天潢之內。互爲敵讐。諺所謂鷸蚌相持。漁人之利。吾未見爲得計也。蘇觀生曰。君言擁立非功。何以勸進端州。爭非得計。何不勸端州退位。以成讓國之美。公知其意不可回。乃率所部兵出屯九江。建樹義旗。廣行召募。番鬼蛋戶聞公名多歸之。又命上庸說降諸山寨。招集流散。糾合義勇。待時而發。十一月初二日。蘇觀生等擁立聿錫於廣州。是月初八日。永明王遣兵科給事中彭耀。戶部主事陳嘉謨。廣登極詔至廣州。諭以天潢倫序。爲蘇觀生所殺。復命廣州將陳際泰率兵拒疏。州師於三水海口。兵部侍郎林佳鼎戰敗死之。此後道路梗塞。凡上有敕詔授公。及公有表章馳奏。俱爲所隔。冬十二月。大兵入粵。部

院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閩趨潮惠下之。卽用惠州符印爲文書牒。廣報平安。蘇觀生信之。成棟又令前軍效廣軍裝直至城下。是日觀生方隨聿錫視學。或報有警。觀生殺之。而前軍已入東門。倉卒間兵不能集。聿錫觀生皆縊死。何吾騶王應華等悉降。丁亥二月。永明王移蹕桂林。瞿式耜從丁魁楚出屯岑溪。成棟遣杜永和襲殺之。三月。永明王遣使齎敕至九江。授公東閣大學士。兵禮二部尙書。總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賜上方劍便宜行事。又授上庸爲兵部職方司。使團義勇以濟師。公拜命後。欲趨行在而未得。乃以所得募兵萬有餘人。於七月二十八日立漢威營。風雨驟作。中軍督字大黃旗敗於雨。墨模糊不辨。左右疑非吉兆。公曰。忠孝是吉人。卽吉兆也。遂密諭廣州衛指揮使楊可觀。總兵楊景燁。守將王天錫。王天授。勒兵城中爲內應。而令左州知州梁若衡設伏城外以爲之援。并傳檄諸鄉鎮。兵部侍郎張家玉。兵科給事中陳邦彥等起兵。爲東西夾攻

禮部存稿 行狀

十

之計。諸軍雲集響應。八月初二日。誓師於九江。分諸舟爲四營。戰艦計一千二百艘。將及廣州。總兵霍師連殺其縣令陳儉。監軍鄧乘等。以三水來歸。指揮白雲煥擒殺海道于華玉。遂復清遠。亦來獻誠。公乘勝率師進。擒殺統臺總兵孟輝等。統臺悉下。俄而西門楊可觀等伏先發。事洩。死之。梁若衡亦被執死。佟養甲遂盡換各門軍。警衛益密。我師駐五羊驛。連日攻廣州不克。初公之約邦彥家玉起兵也。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亦先後起兵。時李成棟既定廣州。克肇慶梧州。敗走朱治儒。襲殺丁魁楚。前驅抵平樂。永明王由梧州道平樂走桂林。勢危甚。邦彥乃說甘竹灘余龍乘間發兵。由海道入珠江。會合公軍攻廣州。以牽制西兵。成棟以養甲告急。飛馳赴救。偵余龍軍無紀律。就甘竹灘擊敗之。邦彥兵亦却。因乘勝回兵珠江。與公軍戰。公遂解圍退劄三水。是時家玉乘公之攻廣州。率師襲新安東莞。戰赤岡。據之。軍聲大振。成棟見公軍退。乃疾趨新安。與家玉會戰數日。

家玉敗走鐵岡。八月十六日，公復約邦彥攻廣州。邦彥曰：「今成棟攻家玉於新安，公率兵攻城，成棟聞警必急還。我伏兵禺珠州側，突衝之，而公以大艦迫其西，可以得志。」望青旗而朱旂者，我軍也。公用其計。是日，公攻廣州。成棟果引兵還。至禺珠側，邦彥以火舟衝之，焚數十艘。成棟引兵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天將雨，黑暗中，公軍不能辨旗幟，疑皆敵舟也。追之，陣遂動。成棟回舟奮擊，戰方酣，忽風雨大至，波浪拍天。成棟援兵繼至，乘風順流，勢不可遏。師大潰。長子庸歿於陣。公遂舍舟登陸，退還九江。適御史麥而炫起兵復高明，使人報捷迎公。公往高明安撫，遂命刑部主事朱實蓮與麥而炫同守高明。二十五日，公還九江。陰遣家人奉朱太夫人寓於高明三洲之馮館。時有九江舉人陳官紀私通廣城，密書納衣領，遣奸細約敵來攻。為邏兵巡獲，以書獻公。公拘官紀按之，得實，數責以大義，未欲殺之也。諸將固請申軍法，以為負恩叛國者戒。遂斬之。鄉人恨之甚，爭

禮部存稿 行狀

十一

貽其肉，須臾而盡。公嘆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彼與朱實蓮同領辛酉科薦，均受國恩。達則公忠自矢，彼則廉恥喪盡。人之賢不肖相去為何如也！」九月初十日，公復治兵於九江，四路設伏。二十四日，李成棟率師環攻九江。見維口無兵，成棟遂舍舟登陸，進逼中洲書院之後垣，伏兵四起。公率義勇五百人衝戰，斬其健將張虎等三十餘人，遂大勝之。成棟兵退，還舟解圍而去。十月十四日，公師攻新會，圍三日不克。往攻新興，亦不克。遂還高明。二十一日，大兵抵高明。公嬰城固守，人人自奮。二十九日，南城崩。公登西城振臂一呼，諸將死戰，莫不一以當百。圖死殆盡，人無變志。刑部主事朱實蓮參將麥鐵櫓遊擊陳冲都司關熊方從灼守備何熙中書范奇徵舉人區銑并義勇軍隊長林挺秀梁應宸趙宛符陳瑞潘文鑑潘至慎等十四人俱戰死。兵部主事譚應龍全家縊死。時李成棟下令軍中生執公，公遂與麥而炫區懷晃區宇寧曾貫卿陸言王鼎衡自西門衝陣出逃。

高明之三洲，歸省其母。而朱太夫人已縊於馮館矣。公呼天擗踊，欲殮母而死。遂為追兵所及。麥而炫等六人亦同日被執。成棟親釋公縛，且命鄉人殮其母。又遣副將張英喆公設飲食供，且甚美。公流涕拒之。時張家玉陳邦彥俱戰敗死。節東粵粗定，而粵西告急於成棟。言瞿式耜守桂林，命焦璉復陽朔平樂。陳邦傳復潯州，合兵梧州。軍聲復振。成棟於是引兵而西。乃以公如佟養甲營，命張英監護，語以善為安置，無相害也。十一月初六日，公入見養甲。岸然北面立。養甲叱之跪。公厲聲曰：「我為朝廷大臣，頭可斷，膝不可屈。養甲知其不可以威惕也，因霽威言曰：『我念爾是年誼，欲曲意保全，俾知天命有歸。爾何違天自作孽乎？』公曰：『爾既負朝廷，何年誼為？且氣數之天不敢知。君臣之倫當自盡。我神宗鼎甲，世受國恩，今日事既無成，一死以報而已。』養甲曰：『汝降生且富貴，否則族。』公曰：『但求死所耳，他非所計也。』於是養甲蒞東郊，先殺御史麥而炫，行人區懷晃，知府區宇

禮部存稿 行狀

十二

寧知縣曾貫卿守備陸言參將王鼎衡六人以懼公。公且笑且罵。養甲怒，遂磔公。時正晝，黯晦，大雨震雷。郡學兩楹無故自壞。觀者咸以為忠誠所感云。養甲欲夷公族，後每出堂，見公呼呵至門，指己忿罵。養甲懼，故所執親屬皆放還。惟上延上圖繫獄。次年戊子閏三月十八日始出之。殮公遺體於光孝寺之邵宅。公殉節時年五十有二歲。永明王命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吳貞毓設祭九壇，贈公太師上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南海忠烈侯。諡曰文忠。子三人：庸，兵部職方司主事，殉節時二十七歲。贈太僕寺少卿。次上延，陸尚寶司丞。三上圖，陸錦衣衛指揮使。

九龍真逸示余此狀，謂得諸故家傳鈔本，無撰人名氏。余取明史校之，文增於本傳者什八，其有同異者，史稱永明授公兼兵部尚書，狀作兵禮二部尚書，賜上方劍便宜行事。史繫母縊於被僇之後，狀在公殉國之前。史贈公番禺侯，狀作南海侯，冠以忠烈字，其足補明史未備者，史

於福王起用下卽云至蕪湖聞南京失守若未履宏光之廷者狀則歷敘官南都時見嫉馬士英有謀輒沮及與趙之龍錢謙益商戰守諸語皆關興亡大計史但言與蘇觀生立君異議狀則備舉往復抗爭之詞所云以推戴貪功不以興復塵念尤切中南中諸臣營私誤國之病至所據以屬詞略可考見者如所載魏閣乞書長詩自遣泊整頓禮曹陵變陳言並詔獄事首尾具詳文忠遺集中記約陳忠愍攻廣州事見忠愍子恭尹所爲行狀其他雖無可考然觀其排比月日纖悉靡遺似出公自記而時公與陸夢龍書云日不敢玩要堂題辭或門人日錄故能翔實若是宜阮通志文忠本傳於正史外不取稗史一字獨此篇則書之累牘而不殺也顧其紀載之指務極周詳致去取之間不遑精擇利鈍雜陳讀者惜之真逸請余爲潤色辭不獲命乃蒐采諸書加之參考大要以阮志爲本阮志於狀頗有缺畧阮志所無則取它書斟酌之訂其譌脫省其冗累非敢謂

禮部存稿 行狀

十三

詞必雅馴亦庶幾乎勉強愚管稍副前人留待之意爾又行狀之體或乞文達人昌黎馬或請牒史館昌黎董例於篇末致詳而此狀無之阮志引有所著有經濟言南宮集禮部堂稿練要堂諸稿十八字而此狀無之且有經後人竄改顯然舛牴者則展轉鈔傳已非當日完本書至此益深人懷古之思而歎拾遺訂墜之良非易易也丙辰七月望日萬年青室主人島中記

按狀中敘事稱天啓崇禎曰上稱宏光永歷曰王又曰上稱文忠兵曰我師而稱國朝之師曰大兵又曰成棟兵曰敵如此之類舛牴甚多疑此與張文烈陳忠愍行狀俱桂王時作本以居明代爲詞阮修通志時淺人改之以呈志局而有未盡也狀末無撰人姓名亦當時所刪萬年青室主人雖細爲考訂而於舛牴處並仍之以存其真狀稱贈南海忠烈侯南海字同計六奇明季南略忠烈字同劉湘客行在陽秋蓋當時實有此贈特

番禺侯是否改贈不可知也真逸識

此行狀雖撰者不詳然較明史本傳及阮志爲周備近日李君景康從沙背鄉鈔得公之年譜乃其子上圖所撰敘述略與此同或同出一手未定也萬年青室主人乃丁君仁長九龍真逸則陳君伯陶二君按語並有所疏證故並存之聞此文付刊時丁君曾略有刪改所謂省其冗累者是否飾辭無從臆斷黃君慈博有其原本今已失之不復可據以證明矣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校者識

禮部存稿 行狀

十四

禮部存稿目錄

卷一

請 東宮出閣講讀疏

查 東宮出閣典制疏

查 東宮出閣年齡疏

京察自陳疏

卷二

皇陵震驚引罪陳言疏

條列祭告修省事宜疏

禮部存稿 目錄

請恭慰 祧廟祭告 寢廟疏

請申明各官素服疏

條議寬卹實政疏

請擇日頒 詔疏

申請頒 詔日期疏

卷三

覆議宗藩儀節疏

救盧御史等官疏

辭 陵工 欽賞疏

卷四

議改授宗秩疏

配贖謝 恩疏

卷五

鄭府另起郡名疏

宗貢另名疏

祁陽王分城疏

旌獎晉藩二藩疏

旌獎鄭藩疏

禮部存稿 目錄

旌獎惠王諸王疏

處科場各所官疏

處考試各官疏

處考試各官疏

磨勘南場各卷疏

卷六

鄉試教官一體編號疏

京學取額疏

議拔貢疏

請贈官三孝廉疏

表章孝經疏

修葺一統志疏

叙功生疏

卷七

會議增補祭祀錢糧疏

褒強王喪禮疏

代府監官裏事疏

議紀錄番官職銜疏

禮部存稿

目錄

三

回奏魏文魁另局疏

覆祠祭司卹典疏

凡一十九通

卷八

查朝鮮使臣回國貨物疏

批詞論帖附

查光祿寺供應數目疏

復唐王啓

移中堂手本

報溫中堂札

生節議

目錄畢

禮部存稿卷一

題奏疏

凡四通

請

東宮出閣講讀疏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

子壯

題爲恭請

東宮出閣開讀以隆

睿養以培

禮部存稿

卷一

國本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崇禎七年正月初八日

該臣等題前事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東宮出閣大典著候旨行欽此又該少保誠意

伯劉孔昭奏爲憂旱陳言懇乞

聖明俯垂採擇精感孚以昭

盛治事等因奉

聖旨這本敷陳亦見忠愛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

禮部奏爲

宗社第一至計

神器第一重託臣民第一顛望仰懷

聖明第一舉行懋

元良以培

國本事等因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覘惻忱仍著候旨行禮部知道欽

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古

帝王治化之綦隆國祚之最久者莫盛于周原

周之所以盛者懋建元良而蚤諭教也故成王

繼體守文之聖也而武王教之于襁褓之中卽

禮部存稿

卷一

二

設三公三少親正人習正事道德仁義以爲規

詩書禮樂以爲習蓋心未逸而諭教則化易成

也洪惟我

皇上聖謨獨運深惟根本之重蚤正

儲宮之位七載于茲矣

震器久安仰

啓賢之克肖蒙泉宜養優

作聖以乘時去歲歷該臣部及南禮臣等先後循

職疏

請俱奉

欽依著候

旨行靜聽經年未蒙

聲舉在

皇上或念

皇太子玉質幼冲少有所待乃光陰易轉而知識漸

開

濬哲雖出於

天生薰陶則期於日進稽歷

禮部存稿

卷一

三

列聖儲學之則既已同符若視民間就傳之年亦且稍

過矣卽

皇上慈義兼行愛勞亟用動舉以禮慎于赤子之先

誨導有方宜于燕閑之際而美玉必加礱琢以

成其實良金益受錙鍊以顯其精慎選端僚用

資翼贊親賢好學此正其時伏惟

皇上留念昔之蚤建者所以敦

國本慰天下臣民之心今之豫教者所以毓

元良重

社稷生靈之寄乘此暢遂春和謳歌

令節天時人望允爲兩順懇

賜允俞

勅下閣臣及臣部將一應講讀事宜開坐題

請擇古舉行則

潛德裕而

聖功修億載無疆之慶端在此矣緣係恭請

東宮出閣開讀以隆

睿養以培

禮部存稿

卷一

四

國本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崇禎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覽奏請東宮出閣開讀具見忠悃還查

累朝典制詳奏

查

東宮出閣典制疏

題爲恭請

東宮出閣開讀以隆

磨養以培

國本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崇禎八年正

月二十八日禮科抄出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子壯題前事本月二十六

日奉

聖旨覽奏請東宮出閣開讀具見忠悃還查

累朝典制詳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

竊以

典禮之重者莫若護翼

禮部存稿

卷一

五

元良而克成

聖德故

哲命之貽在厥初生

太學之設以教胄子

祖訓所爲昭垂孫謀所以宏遠胥此道也仰窺

皇上每事率

祖及時訓

儲區區竭誠以出閣上

請幸荷

鑒納此實

聖明奉承

宗社慰答臣民之盛心臣等不勝欣躍對揚慈後其敢

不悉心詳查以備採擇所有

累朝典制上自

太祖高皇帝以及

神宗顯皇帝

列聖豫教亦云大備謹將

會典開載及節大題奉

禮部存稿

卷一

六

欽依逐一開具稍爲條貫以便

御覽伏祈

聖裁至於舊例講讀合用僚屬等項官員及應用官

較儀仗器皿書籍等項一應事務繁多必須豫

行備辦始光

大典恭候

命下臣部行欽天監擇吉并將前項事宜查照舊例

先行掄選整辦施行緣係恭請

東宮出閣開讀以隆